

吳興沈 鎔選

第二集

近世文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近世文選第二集

中國道德之大原 壬子

梁啓超

自二十年來所謂新學新政者流行入中國。然而他人所資爲興國之具在我受之幾無一不爲亡國之媒。朔南遷地橘枳易性庸俗熟視無睹。硜硜者以趨新爲詬病而憂深思遠之士獨探原於人心風俗之微。以謂惟甘受和惟白受采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有聖智不能以善治也。其孤憤軼度者甚。則謂吾種性實劣下。以此卑鄙闕冗之人決不能競存於物競劇烈之世。嗒然坐聽其陵夷而已。其不忍天下溺而思援之者。則或引申宋明大哲之遺訓。欲持嚴格以繩正末俗。或則闡揚佛耶諸教之宗風。欲憑他力以蕩滌瑕穢。今之論世者其大旨蓋不出此諸途已。

吾以爲吾國人之種性其不如人之處甚多。吾固承之而不必深爲諱也。然而人各有短長。人性有然。國性亦然。吾之所蘊積亦實有優異之點。爲他族所莫能逮者。吾又安可以自蔑天下事理觀因固可以知。果觀果亦可以知。因吾種性果劣下而不適於自存。則宜淪胥之日久矣。然數千年前與我並建之國。至今無一存者。或閱百數十歲而滅。或閱千數百歲而滅。中間迭興迭仆不可數計。其赫然有名於時者率

皆新造耳。而吾獨自羲軒肇構以來，繼繼繩繩，不失舊物，以迄於茲，自非有一種善美之精神深入乎全國人之心，而主宰之綱維之者，其安能結集之堅強，若彼而持續之經久？若此乎？夫既已有此精神，以爲國家過去繼續成立之基，即可用此精神，以爲國家將來滋長發榮之具。謂吾國民根性劣敗，而懼終不免於淘汰者，實杞人之憂耳。然而今日滄海之象，其明示人以可驚可痛者，既日接觸於耳目，則狷潔之士，盡然抱無涯之感，亦固其所也。顧吾以爲當一社會之與他社會相接構緣，夫制度文物之錯綜，殫受而思想根本不免隨而搖動，其人民彷徨歧路，莫知所適，其游離分子之浮動於表面者，恆極一時之險象。以吾所睹聞，東西各國，其不歷此關厄而能自躋於高明者，蓋寡。若其結果之美惡，則視其根器所憑藉之深淺厚薄，以爲斷。譬諸體幹，充強者服瞑眩之藥，適以已疾而增健；百丈之潭，千里之湖，爲風飄所激，或浪沫洶亂，或淖濁浮溢，不數日而澄湛之性自若也。國民既有一種特異之國性，以界他國而自立於大地，其養成之也，固非短時間少數人所能有功，其毀壞之也，亦非短時間少數人所能爲力。而生其間者，苟常有人焉，發揚淬厲之以增美，釋回則自能緝熙以著光晶，而不然者，則積漸墮落，歷若干歲月而次第失其所以自立之道耳。古今萬國興替之林，罔不由是而，以吾所見之中國，則實有堅強善美之國性，顛撲不破，而今日正有待於發揚淬厲者也。

今○之○言○道○德○者○或○主○提○倡○公○德○或○主○策○勵○私○德○或○主○維○持○舊○德○或○主○輸○進○新○德○其○言○固○未○嘗○不○各○明○一○義○然○吾○以○爲○公○私○新○舊○之○界○固○不○易○判○明○亦○不○必○強○生○分○別○自○主○觀○之○動○機○言○之○凡○德○皆○私○德○也○自○客○觀○影○響○所○及○言○之○凡○德○皆○公○德○也○德○必○有○本○何○新○非○舊○德○貴○時○中○何○舊○非○新○惟○既○欲○以○德○福○民○則○擇○塗○當○求○簡○易○宋○明○諸○哲○之○訓○所○以○教○人○爲○聖○賢○也○盡○國○人○而○聖○賢○之○豈○非○大○善○而○無○如○事○實○上○萬○不○可○致○恐○未○能○造○就○聖○賢○先○已○遺○棄○庸○衆○故○窮○理○盡○性○之○譚○正○誼○明○道○之○旨○君○子○以○之○自○律○而○不○以○責○人○也○佛○耶○宗○教○之○言○西○哲○倫○理○之○學○非○不○微○妙○直○捷○纖○悉○周○備○然○義○由○外○鑠○受○用○實○難○吾○以○爲○道○德○最○高○之○本○體○固○一○切○人○類○社○會○所○從○同○也○至○其○具○象○的○觀○念○及○其○衍○生○之○條○目○則○因○時○而○異○因○地○而○異○甲○社○會○之○人○與○乙○社○會○之○人○甲○時○代○之○人○與○乙○時○代○之○人○其○所○謂○道○德○者○時○或○不○能○以○相○喻○西○人○以○男○子○置○妾○爲○不○德○吾○國○不○爾○類○此○者○不○一○而○足○要○之○凡○一○社○會○必○有○其○所○公○認○之○道○德○信○條○由○先○天○的○遺○傳○與○後○天○的○薰○染○深○入○乎○人○人○之○腦○海○而○與○俱○化○如○是○然○後○分○子○與○分○子○之○間○聯○鎖○鞏○固○而○社○會○之○生○命○得○以○永○續○一○舊○信○條○失○其○效○力○而○別○有○一○新○信○條○與○之○代○興○則○社○會○現○象○生○一○大○變○化○焉其○爲○進○化○且○勿○論○若○新○信○條○涵○養○未○熟○廣○被○未○周○而○舊○信○條○先○已○破○棄○則○社○會○浪○莽○之○象○立○見○夫○信○條○千○百○而○搖○動○其○一○二○或○未○甚○爲○病○也○若○一○切○信○條○所○從○出○之○總○根○本○亦○牽○率○而○搖○動○則○社○會○之○紐○殆○潰○矣○何○也○積○久○相○傳○之○教○義○既○不○足○以○範○圍○乎○人○心○於○是○是○非○無○標○

準善惡無定名。社會全失其制裁力。分子游離而不相攝。現狀之險。胡可思議。於斯時也。而所謂識時憂世之士。或睹他社會現狀之善美。推原其所以致此之由。而知其有彼之所謂道德者。存於是。欲將彼之道德信條移植於我。以自淑。豈知信條之爲物。內發於心。而非可以假之於外。爲千萬人所共同。構現而絕非一二人所嚙。嗟造成徵引。外鑠之新說。以欲挽內陷之人心。卽云補救爲力已微。而徒煽懷疑之說。益增歧路之亡。甚非所以清本源而植基於不壞也。吾嘗察吾國多數人之心。理有三種觀念焉。由數千年之遺傳薰染所構成。定爲一切道德所從出。而社會賴之以維持不敝者。謹略發明之。以資身教言教之君子審擇焉。

一曰報恩報恩之義。各國教祖哲人莫不稱道。至其鄭重深切。則未有若吾中國者也。凡筭一國人心之樞者。必在其宗教。宗教精神所表示。恆託於其所崇奉之神。世界各國宗教。無論爲多神教爲一神教。爲無神教。要之其崇奉之動機。起於爲自身求福利者。什八九爲古代印度埃及希臘羅馬諸國所祀之神。或司情愛者。或爲助戰伐者。無論天神人鬼物魅。皆含此意。耶教尊天可謂深探其本然所用爲勸導者。仍以祈福免禍之意爲多也。猶吾中國一切祀事。皆以報恩之一義貫通乎其間。故曰夫禮者反本報始不忘其初也。又曰有功德於民者則祀之。祖先之祀。無論矣。自天地山川社稷農蠶門閭井竈雨師風伯先聖先師歷代帝王賢臣名將循吏神醫大匠。凡列於大祀常祀者。

皆以其有德於民。或能爲民捍難者也。下至迎貓迎虎。有類於埃及蠻俗之獸教。然亦皆取義於祈報。與彼都精神絕不相蒙。西人動謂我以多神。謂在教界未爲進化。殊不知我之教義。以報恩之一大原則爲之主宰。恩我者多。而報不容以不徧。此祀事所由日滋也。既本此原則。以立教義。故以此教義衍成禮俗。制成法律。於以構造社會而維持之。發達之。其所以能聯屬全國人使之若連環相綴而不可解者。此其最強有力之主因也。是故恩始於家庭。報先於父母。推父母所恩而及兄弟。推父母之父母所恩而及從兄弟。如是遞推衍爲宗族。宗族者中國社會成立一最有力之要素。而至今尙恃之以爲社會之幹者也。又念乎非有國家。則吾無所託以存活也。故報國之義重焉。然古代國家統治權集於君主。國家抽象而難明。君主具體而易識。於是有忠君之義。然我國之所謂忠君。非對於君主一自然人之資格而行其忠。乃對於其爲國家統治者之資格而行其忠。此其義在經傳者數見不鮮也。故君主不能盡其對於國家之職務。卽認爲已失統治國家之資格。而人民忠之之義務立卽消滅。故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諒一夫未聞弑君。手足腹心草芥寇讐之喻。皆自報恩來也。至於所以報社會之恩者。爲義亦至周洽。故對於先哲明德。其崇拜服從之念極強。而不敢輕有所議。雖思想進步。未嘗不緣此而小疑滯。然其所以能養成國性如此其深固者。亦賴是也。其在並時人。則朋友之交。列爲五倫之一。而所以結合者。亦恆在恩義。

一飯必報許友以死我國人常有此美德他國莫能逮也。要而論之中國一切道德無不以報恩爲動機。所謂倫常所謂名教皆本於是夫人之生於世也無論聰明才智若何絕特終不能無所待於外而以自立。其能生育長成得飲食衣服居處有智識才藝捍災禦患安居樂業無一不受環吾身外者之賜。其直接間接以恩我者無量無極。古昔之人與並世之人皆恩我者也。國家與社會深恩於無形者也。人若能以受恩必報之信條常印篆於心目中則一切道德上之義務皆若有以鞭辟乎其後而行之亦親切有味。此義在今世歐美之倫理學者未嘗不大聲疾呼思以厲末俗而爲效蓋寡。蓋報恩之義未深入人心也。吾國則數千年以此爲教其有受恩而背忘者勢且不齒於社會而無以自存。故西人有孝於親悌於長恤故舊死長上者其推爲徽德在我則庸行而已。吾國人抱此信念故常能以義務思想克權利思想所謂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非必賢哲始能服膺也。鄉黨自好者恆由之而不自知彼蓋常覺有待報之恩荷吾仔肩黽勉沒齒而未遑即安也。夫絕對的箇人主義吾國人所從不解也。無論何人皆有所深恩摯愛者而視之殆與己同體故歐美之國家以箇人爲其單位而吾國不爾也。夫報恩之義所以聯屬現社會與過去之社會使生固結之關係者爲力最偉焉。吾國所以能綿歷數千年使國性深入而鞏固者皆恃此也。而今則此種思想若漸已動搖而滅其效力其猶能廣續發揮光大與否則國家存亡之

所攸決也。

二曰。明分記稱。春秋以道名分。荀子稱度量分界。恆言指各安本分者。謂之良民。中庸述君子之德。則曰素位而行。不願乎外分也。位也。所以定民志而理天秩。我國德教所最尊也。而或者疑定分則顯懸階級。與平等之義不相容。安分則畸於保守。與進取之義尤相反。殊不知平等云者。謂法律之下無特權已耳。若夫人類天然之不平。等斷非以他力所能剷除。孟子不云乎。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佰。或相千萬。比而同之。是亂天下。故全社會之人。各如其量。以盡其性。天下之平。乃莫過是也。夫治亂之名。果何自名耶。有秩序有倫。脊斯謂之治。無焉斯謂之亂。欲一國中常有秩序。倫脊則非明分之義。深入人心焉。固不可也。分也者。分也。言政治者。重分。權言學問者。重分。科言生計者。重分。業。凡一社會必賴多數人之共同協力。乃能生存發達。全社會中所必須之職務。無限無量。而一一皆待社會之箇人分任之。人各審其分之所在。而各自盡其分內之職。斯社會之發榮滋長。無有已時。苟人人不安於其本分。而日相率以希冀於非分勢。必至盡荒其天職。而以互相侵軼爲事。則社會之紐絕矣。夫人類貴有向上心。苟其無焉。則社會將凝滯不進。安分之念太強。則向上之機自少。此固無容爲諱者也。雖然。向上心與僥倖心異。向上心爲萬善所歸。而僥倖心實萬惡所集。全社會皆習於僥倖。則人人失其安身立命之地。社會

之基礎安得而不動搖。夫我國近年來受種種惡潮所簸蕩。士大夫之習於饒倖者。滔滔皆是。今日橫流之禍。半坐是焉。猶幸明分之義。數千年來深入人心。而國之石民咸守此。以爲淑身處世之正。則上流社會之惡習。其影響不甚波及於國民全體。故政治雖極渾莽之象。而社會之綱維不至盡弛。蓋吾國中高等無業游民之一階級。指官吏及近世所謂政客其與一般善良之國民聯屬。本非甚密。而其惡空氣之傳染。尙非甚速也。英儒巴爾遜所著國民性情論。嘗比較德法兩國人種之長短。謂法國常厭棄其現在之地位。而馳驚其理想之地位。理想之地位。未必得而現在之地位。先喪失焉。德人反是。常憑藉其現在之地位。以求漸進於其理想之地位。故得寸得尺。日計不足。而月計有餘也。由此觀之。得失之林。可以觀矣。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分也者。物之則也。吾國倫常之教。凡以定分。凡以正則也。而社會之組織。所以能強固緻密。擗之不散者。正賴此矣。

三曰。盧俊社會學。家論民族文野之差。以謂將來之觀念深者。則其文明程度高。將來之觀念薄者。則其文明程度下。斯言若信。則我國文明程度。與歐美人孰愈。此亦一問題也。我國最尊實現主義者也。而又最重將來。夫各國之教祖。固未有不以將來爲教者矣。然其所謂將來者。則對於現世而言。來世也。爲道與現社會不相屬。我國教義。所謂將來。則社會聯鎖之將來也。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易曰。積善之

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經典傳記中陳義類此者。不知凡幾。國人習而不察焉。以爲是迂論。無關宏旨也。而不知社會所以能永續而滋益盛大者。其樞機實繫於是。我國人惟以服膺斯義之故。常覺對於將來之社會負莫大之義務。苟放棄此義務。卽爲罪惡。所歸夫人之生於世也。其受過去現在社會之恩。我者無量。無極。我受之而求所以增益之。以詒諸方來天下最貴之天職。莫過是也。近世進化論者之說。譴凡動物善於增殖。保育其種者。則必繁榮。否則必絕滅。百年以來。歐美所謂文明國者。爲「現在快樂主義」所汨沒。不顧其後者。什而八九。人口產率銳減。言政治言生計者。皆以此爲一大問題。就中法國尤甚。識者謂循此演算。不及百年。法之亡可立而待也。美國亦然。移來之民。雖日增而固有之民。則日減。故盧斯福倡新人口論。反瑪爾莎士之說。而謀所以助長也。要之今日歐西社會受病最深者。一曰箇人主義。二曰現在快樂主義。兩者相合。於是其人大率以有家爲累。以慮後爲迂。故多數勞傭之民。一來復之所入。必以休沐日盡散之。然後快牧民者。日以勤儉貯蓄。相勸勉。莫之或聽也。私兒日多。受不良之教育者。徧地皆是。法令如毛。莫之能閑也。於是彼中憂世之士。欲大昌家族主義。以救其末流。近十年來。此類名著汗牛充棟。然滔滔之勢。云胡可挽。我國則二千年來。此義爲全國人民心目中。所同具。縱一日之樂。以貽後顧之憂。稍自好者。不爲也不事。惟是天道因果之義。深入人心。謂善不善。不報於其身。

將報於其子孫。一般人民有所勸有所懼。乃日遷善去惡而不自知也。此亦社會所以維繫於不敝之一大原因也。

以上三義。驟視之若卑卑不足道。然一切道德之條目。實皆自茲出焉。有報恩之義。故能使現在社會與過去社會相聯屬。有慮後之義。故能使現在社會與將來社會相聯屬。有明分之義。故能使現在社會至賾而不可亂。至動而不可惡也。三義立而三世備矣。孔子稱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此三者。洵庸德之極軌乎哉。本乎人性之自然。愚夫愚婦皆所與能。而雖有聖智。或終身由之而不能盡。譬猶布帛菽粟。習焉不覺。其可貴而含生必於茲託命焉。之三義者。不學而知不慮而能。而我國所以能數千年立於大地。經無量喪亂而不失其國性者。皆賴是也。是故正心誠意之談。窮理盡性之旨。少數士君子所以自厲也。比較宗教之學。探研哲理之業。又教育家所以廣益而集善也。然其力皆不能普及於凡民。故其效亦不能大裨於家國。獨乃根此三義而衍之。爲倫常。蒸之爲習尚。深入乎人心而莫之敢犯。國家所以與天地長久者。於是乎在。抑吾聞之。凡一事物之成立也。必有其體段。續鳧斷鶴。則兩生俱戕。紫鳳天吳。則一章不就。一國之道德。必有其彼此相維之具。廢其一而。其他亦往往不能以獨存。一國之信仰。國人恆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一懷疑焉而根柢或自茲壞也。故吾願世之以德教爲己任者。毋驚玄遠之談。毋銜新奇之

說母養一指而遺肩背母厭家雞而羨野鵲寶吾先民所率由之庸德而發揮光大之編爲教科播諸講社而當立法行政之軸者尤本此精神以出政治施教令以匡教育所不逮而先後之則民德之蒸蒸日上其難矣（文集）

復古思潮平議 乙卯

梁啓超

吾友藍君嘗著論闢復古之謬登載本報第一號海內人士讀之多駭汗譙訶卽鄙人乍見亦不免失色相詫思宜有所以折衷之乃爲平議如次
吾以爲藍君所言洵詭激而失諸正鵠吾不能爲之阿辯也然此種詭激之言曷爲發生於今日則固有使之者焉亦不可不深省也藍君之論最駭人聽聞者彼對於忠孝節義皆若有所懷疑而對於崇拜孔子亦若有所不懌此其持論誠偏宕而不足爲訓也蓋忠孝節義諸德其本質原無古今中外之可言昔人不云乎天下之善一也凡道德上之抽象名詞若智仁勇誠明忠信篤敬廉讓乃至若某某雖其涵孕之範圍廣狹全偏或有不同然其同於爲美德則無以易蓋事理善惡之兩面譬則猶光明之與闇黑討論事理者辨析若何而足爲光明之標準焉可也研究若何而能使光明之煥發廣續焉可也若乃賤斥光明而尊尚闇黑則豈惟整理實乃拂情卽如忠孝節義四德者原非我國所可獨專又豈外國所能

獨棄古昔古尊爲典彝來茲亦焉能泯蔑以忠孝節義興復古併爲一譚揆諸論理既已不辭以厭惡復古故而致疑於忠孝節義其替繆又豈僅因噎廢食之比云爾若夫孔子教義其所以育成人格者體用周備放諸四海而皆準由之終身而不能盡以校泰西古今羣哲得其一體而加粹精者蓋有之矣若孟子所謂集大成莊生所謂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備則固未有加於孔子者孔子而可毀斯真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也且試思我國歷史若將孔子奪去則闕然復何顏色且使中國而無孔子則能否搏挽此民族以爲一體蓋未可知果爾則二千年來之中國知作何狀又況孔子之教本尊時中非若其他教宗之樹崖岸排異己有以錮人之靈明而封之以故見也然則居今日而教人以誦法孔子又豈有幾微足爲國民進取之障者故蓋君此論實詭激而失正鵠其說若昌弊且不可紀極吾斷不能爲之阿辯也願以吾所知蓋君蓋粹美君子人也其鑽仰孔子之論著且嘗傳誦於世見唐今曷爲而忽有此詭激恣謬之論且其論既出而國中一部分人猶或於駭責之中含恕諒之意吾默察世變覺其幾甚微而逆想回環激盪之所由乃不禁慄然以懼是故不得不折其衷而兩是正之

夫提倡舊道德道德本無新舊之可言舊道德三字實不成名詞但行古之便姑就時說之名名之耳寧非謀國知本之務然此論何以忽盛於今日則其機有不可不察者自前清之季舉世說言新政新學竺舊之徒本大有所不嫌而壁壘無以自堅

日。即。廢。伏。雖。曰。靡。伏。而。謀。所。以。堙。遏。之。者。卒。未。嘗。意。以。不。可。堙。遏。之。勢。而。強。事。堙。遏。故。激。而。橫。決。以。有。辛。亥。之。革。命。又。正。惟。以。堙。遏。之。結。果。其。遷。流。之。勢。不。軌。於。正。故。其。所。演。生。之。現。象。無。一。焉。能。饜。人。望。其。間。桀。黠。輕。儇。之。輩。復。乘。此。燿。蛻。搶。攘。之。隙。恣。爲。縱。欲。敗。檢。之。行。乃。益。在。在。惹。起。社。會。之。厭。苦。而。予。人。以。集。矢。之。的。一。年。以。來。則。其。極。端。反。動。力。之。表。現。時。代。也。是。故。吾。輩。自。昔。固。汲。汲。於。提。倡。舊。道。德。然。與。一。年。來。時。流。之。提。倡。舊。道。德。者。其。根。本。論。點。似。有。不。同。吾。儕。以。爲。道。德。無。時。而。可。以。蔑。棄。且。無。中。外。新。舊。之。可。言。正。惟。傾。心。新。學。新。政。而。愈。感。舊。道。德。之。可。貴。亦。正。惟。實。踐。舊。道。德。而。愈。感。新。學。新。政。之。不。容。已。今。之。言。舊。道。德。者。不。然。彼。觀。目。前。社。會。混。莽。之。象。會。不。深。求。其。所。以。然。不。知。其。爲。種。種。複。雜。原。因。之。所。和。合。蘊。釀。而。一。切。以。府。罪。於。其。所。不。喜。之。新。學。新。政。其。意。若。曰。天。下。擾。擾。正。坐。此。輩。橫。議。處。士。興。風。作。浪。造。言。生。事。苟。不。爾。者。吾。國。今。日。固。猶。是。唐。虞。三。代。也。又。若。曰。吾。國。自。有。所。以。善。治。之。道。可。以。無。所。待。於。外。今。特。患。不。能。復。吾。故。步。耳。苟。其。能。焉。他。復。何。求。此。非。吾。故。爲。深。刻。之。言。試。質。諸。多。數。老。輩。之。良。心。是。否。有。此。兩。種。見。地。蟠。據。於。其。腦。際。而。確。乎。不。拔。者。此。種。見。地。輾。轉。謬。演。於。是。常。覺。新。學。新。政。之。爲。物。恆。與。不。道。德。相。緣。欲。挫。新。學。新。政。之。燄。而。難。於。質。言。則。往。往。假。道。德。問。題。以。相。壓。迫。坐。是。之。故。引。起。新。學。家。一。部。分。人。之。疑。惑。亦。謂。道。德。論。與。復。古。論。相。緣。凡。倡。道。德。皆。假。之。以。爲。復。古。地。也。非。起。而。與。角。則。退。化。之。運。將。不。知。所。屆。此。所。以。互。

相搏激而異論日起也。

然則新思潮與舊道德果有不相容者存乎。道德論與復古論果有何種之緣繫乎。請得而博論之。今都會之地士大夫羣居相語。每一矢口輒相與太息於人心風俗之敗壞。敗壞云者。劣於昔之云也。吾以爲全國多數小民之風俗。固不敢謂視前加良。亦未見其視前加壞。於營營蹙蹙之中。仍略帶渾渾噩噩之氣。與他國風俗相校。各有得失。不能盡誣也。然則今日曷爲以風俗特壞。聞曰。特壞者。惟吾曹號稱士大夫者流耳。蓋日日太息於人心風俗敗壞之人。卽敗壞人心風俗之主動者也。而如吾曹者。其亦孰不誦孔氏之書。服忠孝節義之訓。而其所造業。胡乃適得其反。譬言某藥可以辟疫。而常備此藥之家。乃卽爲播疫之叢。是必所備藥或非其真也。或備而未嘗服也。或服之不以其法也。或其他不良之起居。食息與藥力相消。也不探其源以治之。而但侈言置藥以禦疫。疫不得禦。徒反使人致疑於藥而已。夫孰不知提倡道德爲改良風俗之大原。然以今日社會周遭之空氣。政治手段之所影響。中外情勢之所誘脅。苟無道以解其癥。而廓其障。則雖日以道德論喃喃於大衆之前。曷由有效。徒損道德本身之價值耳。尤可異者。竺舊者流。侈然儼以道德爲其專賣品。於是老官僚。老名士之與道德家。遂儼成三位一體之關係。而欲治革命以還道德墮落之病者。乃逕以老官僚。老名士爲其聖藥。而此輩亦幾居之不疑。夫此輩

中固多操行潔白之士。吾豈敢盡誣要之。當前清末葉。此輩固多已在社會上占優越之地位。其言論行事。本有風行草偃之資。此輩詒謀苟臧。中國豈至有今日乎。平心論之。中國近年風氣之壞。壞於佻淺不完之新學說者。不過什之二三。壞於積重難返之舊空氣者。實什而七八。今之論者。動輒謂自由平等之邪說。深中人心。將率天下而入於禽獸。申令文告。反復誦言。論坐偶語。羣焉集矢。一若但能廓清此毒。則治俗即可立致清明。夫當鼎革之交。二三年間。此種狂飭固嘗披靡一時。吾儕痛心疾首。視今之論者。未多讓焉。今日則茲飭殆盡熄矣。而治俗又作何象者。蓋今日風氣之壞。其肇因實造自二十年以來。彼居津要之人。常利用人類之弱點。而勢利富貴奔走天下。務斲喪人之廉恥。使就我範圍。社會本已不尙氣節。遭此誘脅。益從風而靡。重以使貪。使詐之論。治事者奉爲信條。儉壬乘之紛紛。以自躋於青雲。其驕盈佚樂之舉動。又大足以歆動流化。新進之儔。豔羨仿效。薪火相續。日以蔓滋。俗之大壞。職此之由。故一般農工商社會。其良窳無以大異於前。而獨所謂士大夫者。日日夷於妾婦。而淪於禽獸。此其病之中於國家者。其輕重深淺。以視衆所指目之自由平等諸邪說。何如夫。假自由平等諸名。以敗德者。不過少數血氣未定之青年。其力殊不足以左右社會。若乃所謂士大夫居高明之地者。開口孔子。閉口禮教。實則相率而爲敗壞風俗之源。泉今謀國者。方日蹈二十年來之覆轍。汨流以揚波。而徒翹舉方嚴廣漠之門面語。

曰。尊。崇。孔。子。曰。維。持。禮。教。者。以。相。扇。獎。冀。此。可。以。收。效。殊。不。知。此。等。語。者。今。之。所。謂。士。大。夫。人。人。優。能。言。之。無。所。施。其。扇。獎。其。在。一。般。社。會。則。本。自。率。循。又。無。所。深。待。於。扇。獎。而。欲。求。治。俗。之。正。本。清。源。要。視。乎。在。上。位。者。之。真。好。惡。以。爲。祈。禱。義。襲。而。取。恐。未。有。能。濟。者。也。

讀者幸勿疑吾謂此種扇獎之可以已也。吾固日日從事於扇獎之一人。此天下所共見也。顧吾謂扇獎之道。貴用其中而靳其平。一有所倚。則弊之所厝。恆出意外。譬諸樹表。表之鼓以分寸。影之斜以尋丈。此最不可不慎也。今指當道爲有意復古。必且斷斷自辯曰。吾曷嘗爾爾。然而事實所趨。遂章章不可掩也。此亦無待吾一一臚舉其跡。吾但請讀者閉目以思。最近一二年來。上自中央。地方各級機關之組織。下逮各部。大小行政之措施。曷嘗有一焉。非盡反民國元二年之所爲。豈惟民國元二年而已。前清光宣之交。凡所規畫。所建置。殆無不廢變停頓。夫光宣之政。誠不足以壓人望也。民國初元之政。誠尤不足以壓人望也。然豈必其政之本體。絕對不適用於中國。毋亦行之非其道。非其人耳。既察某制度爲今後所萬不可不采行。前此行之而有弊。祇能求其弊之所在。而更張補救之耳。若並制度其物。而根本摧棄之。天下寧有此政猷。例如民選議會制度。既爲今世各國所共由。且爲共和國體所尤不可缺。前此議會未善。改正其選舉法。可也。直接間接。以求政黨之改良。可也。釐定其權限。可也。若乃並議會其物而去之。安見